

The background of the book cover is a dark, atmospheric illustration. It features a large, dark tree trunk on the left side. A bright, diagonal beam of light, transitioning from orange at the bottom to yellow at the top, cuts across the dark space from the lower right towards the upper left. The overall mood is mysterious and dramatic.

冯德英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中短篇作品选

I 247.7/193

冯德英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中短篇作品选

新登字(京)118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冯德英中短篇作品选/冯德英著.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97. 6

ISBN 7-5033-0821-4

I. 冯… II. 冯… III. ①中篇小说-中国-当代-选集②短篇
小说-中国-当代-选集 IV. I247.7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42号 100081)

(电话:62183683)

北京市仰山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1997年6月第1版 1997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125

字数:296千字 印数:1-3,000

定价:15.00元(膜)



作者近影

前 言

关于出版这本集子，在此向读者说几句话。

如果从1955年算起(《苦菜花》的初稿是这一年利用业余时间写的)，我从事文学创作已有40多年了，如果从1958年算起(这年春天处女作《苦菜花》正式出版，下半年开始了专业创作的生涯)也有近40年的时间了。但细细算起来，文革十年浩劫期间，完全是在受无休无止的批斗和劳动改造中浪费了宝贵的时间。新时期到来了，自1980年开始，自己又被推上主编刊物，担任省、市文联和作协一类的组织领导工作，真正能静下心来用于深入生活，专心致志地从事创作的时间就微乎其微了。

然而，无论何时、无论从事怎样的领导工作，内心深处一直把自己视为是一个搞专职文学创作的人。对于从事的其他工作，无论占去多少时间和消耗多少精力，自己都把这看成是业余的，颇感遗憾。有时感觉这是对创作的一种牺牲，或者干脆就把这看成是一种为了创作而进行的生活体验。

因了这种对文学事业的倾心和痴迷，几十年来文学主导了自己的生活和情感，成了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自然而然的，一旦有机会，总抑止不住地想写点什么，这似乎是一种天然的使命感、一种天籁般的神奇力量。纷纭万千的生活现象，宛若一张巨大

而无形的网笼罩着我，总想把它们一一呈现给读者。

自己一直把最主要的精力集中在长篇小说的创作上，无论对生活的采掘、形象的酝酿、思维的选择、下意识的积累等等，都是为了长篇小说的创作。几十年来，自己的兴趣也聚焦在长篇小说的创作上。短的东西写的不多，特别是文革之前的那些年，我写过短篇小说、散文、特写、评论乃至话剧剧本和电影剧本等，都是被动的“奉命”行为。这些东西，原本就未注意保存——不过至今我仍未养成保存好发表过的文章的习惯，总固执地认为发表过了的文章也就同时完成了其使命，加之文革期间的“横扫”一切，现在我手头存下的几乎没有了。从未想过要出什么“选集”“文集”之类，这个集子里的中短篇小说，都是近几年写就的，发表在国内的文学刊物上，也多是被动的“奉命”之作。不过，能有这个集子，自己更多地要感谢刊物的编辑们，没有他们的热心“命令”，没有使我不得不背的“稿债”，我很难在整天忙于上班下班，开会散会“官场”里的紧张芜杂中，在忙里偷闲为完成计划中的长篇小说创作的日子里，硬挤出些时间完成这些中、短篇，虽感仓促，流于肤浅，但总算能把自己对真善美的褒扬，对假恶丑的鞭笞，对各色人物命运的关注等袒露于读者面前，求得共鸣。

在此加以说明的有二：

此集子中我选了两篇报告文学附录于后，这是因为我还未来得及把现实生活中更多的社会主义新人融进中、短篇小说里，但我绝没有减弱对时代“脊梁”的关注，他们总应是社会主义文学表现的主要对象，这是任何真正——不是口头上有志于社会主义创作的作家们的目标所在，当然我对此更是责无旁贷。

再是把我新时期一开始和其中间发表的两篇谈文学创作的文章附于后，这两篇东西也都是被约稿“逼”出来的，但表达的却是实实在在的生活本身和真真切切的感情纪录。我一向不愿谈什么创

作体会,一是水平有限,谈不出什么真理从而误引入歧途;二是总认为创作的普遍规律人人皆知,老生常谈难免令人生厌,更何况创作的道路千差万别,成功的作家都靠自身的努力走出来的,步别人后尘、亦步亦趋只能失去自我的位置。附后两篇文章,完全是向关心我的读者真实袒露自己的情感,让大家多方面、多角度了解一个作家,进而了解他的作品。

“选题要严、开掘要深”。鲁迅先生的名言,当是我耳边长鸣的洪钟。

冯德英

1996年8月于青岛

内 容 提 要

著名作家冯德英早些年创作的“三花”系列已经为广大读者所熟知。然而，对于他的中短篇作品可能就相对陌生了些。这个集子，便是作家近些年创作的中短篇作品之精华。其中有中、短篇小说，有报告文学、散文和抒发自己艺术见解的创作谈。作品视角独特，见解剔透，展示着作家日臻成熟的艺术匠心。其中尤为感人的是“寡妇胡同”小说系列。通过几个女性人物的命运遭际，留下了一连串发人深思、余味绵绵的故事；而故事的背后，却有着更耐人咀嚼的文化底蕴。

目 录

前 言	(1)
西小地	(1)
幸福的不治之症	(8)
诱惑	(20)
北方的港湾	(32)
徐婆——寡妇胡同纪事之一	(52)
九嫂——寡妇胡同纪事之二	(66)
刘壮大妈——寡妇胡同纪事之三	(78)
三婶——寡妇胡同纪事之四	(90)
洋枪队长——寡妇胡同纪事之五	(102)
丑子的女人——寡妇胡同纪事之六	(121)
“外国女人”——寡妇胡同纪事之七	(137)

伪保长——辛庄惨案	(150)
伪保长的儿子——辛庄惨案续	(212)
伪保长的孙子	(260)
山亭人（报告文学）	(316)
一个永远的跋涉者（报告文学）	(344)
故乡的雪（散文）	(351)
关于“三花”的创作答读者	(357)
安泰的苦恼与幸运	(368)

西 小 地

“嘭嘭嘭……”一阵铁锹和冻土撞击的声音。钝重，浑浊，却很刺耳。

仿佛又站在 40 多年前那片雪地上。他的心一阵狂跳，脑子里出现一些朦胧的记忆：破烂不堪的渔村……冲天的火光……女人和孩子被五花大绑着……西小地……冻土……嘭嘭嘭……

一身虚汗，他醒了。

皎洁的月光从挂着白色纱幔的高大玻璃窗外泻进来，室内的地毯和陈设依稀可辨。静谧，这是那种和平和安详的静谧。宾馆陶醉在春夜的怀抱里。

都过去了，过去了 40 多个年头，没有谁还会记着那事。再说，当时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人活埋掉，房屋付之一炬，大雪掩盖了所有作案的痕迹；然后，他们便迅速逃离，去了台湾……今天，他以一家大公司董事长的身分回到故乡，受到了本镇空前的高规格隆重接待。……企望他投资或赞助是不言而喻的，乡情和亲情也是溢于言表的。欢迎会上，大家举杯祝酒时，他哭了，那位年轻的镇长也悄悄泪下。此时此刻，他完全忘记了在故土上所犯的罪孽。

直到小轿车驶入这座让他下榻的刚落成的宾馆，他才神情恍惚地犹如回到了 40 多年前。宾馆居然就盖在西小地上面。当然，

没有谁知道地下埋着七个冤魂，但在他，那铁锹撞击冻土的声音犹响不绝耳，那个足以装下七个女人和孩子的大土坑犹赫然在目。

那是一个大雪纷飞、北风怒号的夜晚，他们一行 13 人潜入熟睡的渔村，敲开了五户土改积极分子家的门。他的身为渔霸的老子被镇压，他是为了报仇才参加到这一行列中来的。不料，五户中全是女人和孩子，男人们都参军、支前去了前方。虽然如此，他和他的同伙也没有手软，将女人和孩子的嘴里塞满棉花和破布，五花大绑着押出了渔村。西小地白雪皑皑，落光了叶子的刺槐树在风雪中无望地哀号、颤抖，四周是一派死样的萧杀。七个女人和孩子像货物一样被堆在一起。

“嘭嘭嘭……”

这是 13 把铁锹撞击冻土的声音。不，这声音清晰而迫近，仿佛就在宾馆外面。

他打了一个寒颤。揉揉眼睛，倾耳聆听。

“嘭嘭嘭……”响音激烈而急促，一下接一下，持续不断。

多么熟悉的声音！40 多年来，这声音常常走进他的梦乡，啮噬着他的神经，使他彻夜难眠。活埋是在无声无息中进行的，嘴里塞满东西的女人和孩子连低低的呻吟也发不出来。惟一留在他记忆中的便是这挖冻土的声音。

难道这又是梦？

他努力睁开疲惫的眼睛。不，这不是梦，不是梦！

“嘭嘭嘭……”

响声刺着他的耳鼓，震着他的心脏。他惊恐得透不过气来，眼前一阵阵发黑。昏黑中，有一群披头散发、血肉模糊的女人和孩子伸着长长的胳膊朝他扑来……

“啊！”他好容易才发出一声憋闷的惊呼。

又是大汗淋漓。他清醒了许多。

世上根本没有鬼，他安慰自己说。尽管，在台湾，他曾无数次为这七个冤魂祷告过，但他仍坚信鬼是不存在的。否则，那七个无所不能的鬼早已把他撕成了碎片。可是，现在，当他躺在七个冤魂葬身的大坑上面时，他仍心有余悸，惴惴不安。他后悔偏偏住进了这座宾馆。白天，他曾推辞过的，无奈，盛情难却……睡吧！这完全是自己折磨自己。睡吧……

冥冥之中，耳边又响起了“嘭嘭嘭”的声音。他循着声音走去，恍惚间，有七八个女人的影子在晃动。他定睛一瞧，人人手里都拿着一把铁锹，在她们的脚下，是一个深不见底的大坑。“把他拉过来！”有人气势汹汹地喊。他知道那个“他”是指的自己。他想逃，可两腿却是绑着的；他想喊，嘴里已塞满了东西。他孤立无援地被人拉到大坑边上。“把他推下去！”“活埋他！”女人们七嘴八舌地嚷着。他呜呜地哭了起来，内心充满了恐惧和绝望。他猛地记起当年他活埋她们的情景，两腿一软，瘫在地上。我是罪有应得，罪有应得！他觉得有人推了他一把，身子开始往下沉……“啊，不，不！”他大叫着，醒了过来。

噩梦，可怕的噩梦！他再也睡不着了。恐怖之余，胸中涌出不尽的愧恨和悲凉。人一辈子千万莫做亏心事，否则……唉——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就在这时，窗外的“嘭嘭嘭”声又响了起来，并且，还夹杂着阵阵的窃窃私语。

他的周身一阵剧烈的痉挛，手脚随之变得冰凉冰凉。

会不会是那件事败露了？建宾馆时从地下挖出了什么凭证？可没人知道是我活埋的他们，不然，镇政府就不会如此热情接待我了。但，要是活埋的人中有人活了下来，认出我呢……政府有命令对台胞既往不咎，于是，白天，那个活着的人见到我时不露声色，现在，他纠集了一伙人，挖下土坑，复仇来了。是的，他会这么做的。当

年，父亲罪该应得遭到了镇压，我就施出了那么残酷的报复手段，所以，今夜他要将我葬身此地，理所当然……

他震颤不已，两手抖抖地掀着被角，牙齿上下磕得格格作响。

不，不能就这么悄无声息地死去。他绞尽脑汁思索着对策，然而窗外的“嘭嘭嘭”声却不给他些许喘息的机会。

来不及了！来不及了！他无望地盯着天花板，大脑一片空白，过去和现在全从记忆中消失了，剩下的只有铁锹和冻土的撞击声。

也不知过了多久，响声戛然而止，顷刻间内外一片宁静。

真奇怪，刚才明明听到了“嘭嘭嘭”声，怎么会突然消失了？是梦吗？不是梦。是鬼作祟？也不可能。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不能自己地赤足下床。他得看个究竟，不然，他就无法入睡。

他壮了壮胆子，一手扶墙，战战兢兢地来到窗前。

但愿是幻觉，但愿又是一场虚惊。他微眯着眼睛，暗自思忖道。

窗外，月华似水，亮如白昼。

我的上帝呀！他不由倒抽一口冷气，两手死死地抓住窗纱的一角，仿佛这能挽救他的生命。

我看到了什么呀？我看到了什么呀？他嘟哝着，喉头像被双手卡住了，发出咕咕的哑音。

四个人，每人手里拿着一把铁锹，围着一个新挖的土坑站着，正在悄悄商讨什么。

无疑的，他们在研究如何活埋我的计划。瞧哇，背朝着我的那个人转过身来，朝我这边比划着……是一张中年男人的脸，看清楚了。也许，他就是当年活埋的人中抱在母亲怀里的某一个婴儿……我的天，他没死，他活着……这是报应！报应……

他的四肢像抽疯般地抽搐着，浑身瘫软地跌坐在地毯上。

他后悔不该回来，后悔不该回到这个他犯下了深重罪孽的故乡。政府的政策是一回事，人的心灵是另一回事。仇恨的种子一旦

播下，就注定要发芽。当年他真糊涂，干下了那种十恶不赦的事，残杀无辜的同胞，致使灵魂终生不得安宁。唉！倘若再能重活一次……听说日本一些当年参加南京大屠杀的老军人，亲自来到中国，向中国人请罪。这倒是一种使灵魂得到解脱的好办法，要是今晚我能平安无事，我也想……

“哒哒哒”，霍地，楼梯上传来了脚步声，越来越近，越来越近……

上帝，菩萨，圣母玛丽亚，救救我，救救我！

出自本能，他喊了一声，便昏厥过去。

依然是模模糊糊的，有人敲门，门开了，闪进一个人影。

“先生，你怎么啦？”一个女子的声音。

是那个鬼魂！她来引诱我出去，装成宾馆女服务员的样子。当年，我们不是装成土改工作队，敲开她们的门吗？

他断断续续地想。

有人向他俯下身。

是个男人的气息，他感觉到了。

他们一齐下手了，可我无力反抗，我完了，完了！

有两滴泪珠滴到了腮边。

紧接着，是一阵纷沓的脚步。于是，他的身子被抬了起来。像是坐在飞机上，机身向下俯冲，天旋地转，他被狠狠地抛了下去，眼前是一座深不见底的大土坑……也不知怎么的，在身子下沉的当儿，他突然想到了远在台湾的妻子和儿女。他像是抓到了一棵救生的稻草。“我有孩子，他们不能没有父亲……”他喃喃地说。但他很快便明白这不能打动活埋他的人，因为，他当年活埋的正是孩子和母亲……身子终于落入坑底。“啊！”他狂喊一声，胸中似吐出一团铅块，倏地轻松了许多。

猛睁开眼睛。原来自己正躺在床上，床边站着三个白天见过面

的服务员，两男一女。

“你们……”他不胜惊讶。

“先生刚才晕倒了。”

“是疲劳过度，疲劳过度。”他极力掩饰着，“没关系，现在全好了。你们去休息吧，多谢了！”

服务员们转身欲去。

“唔，你们是怎么知道的……”他喊住了他们。

女服务员说：“昨晚忘了关走廊的窗户，我上楼从先生房间走过，听见了……”

“哦。”他打断她的话，“外面那些人在干什么？”

“在埋一块碑石。”

他悬着的一颗心终于落了地。

“埋碑石，什么碑石？”他止不住好奇心。

“是这么回事。盖宾馆时，人们从地下挖出了一些人头骨。据说这是一桩无头案。40多年前，镇上有四个妇女和三个孩子在一个雪夜突然失踪，自此杳无音信。现在挖出的这些头骨根据鉴定就是那七个女人和孩子的。他们的亲戚下海回来听说了这件事，夜里赶来，把人头骨埋回原来的地方，再埋下一块碑石，想做个纪念。”

“为什么不等到天亮再埋？”

“大概怕镇政府阻止吧！把花坛搬开，干这样的营生，会影响贵宾的观瞻……明早天一亮，大院子里的鲜花坛照旧明光，不留一点痕迹，他们这么想的，不料，还是惊醒贵宾，真……”

“应该给他们垒个坟，树个明碑。”他喃喃地说，是自语的。

“我们这里都是火葬。”

“可是，这样的事情是不一样的。”他自己也弄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说，“就没人想弄清她们的死因？”他的心扑扑直跳。

“都40多年了，谁还管那事。”回答是漫不经心的。

是啊，没人管这事。可是，冤有头，债有主啊！活的并不比死去的轻松多少。

用不着担心谁会活埋他了，但他仍然无法入睡。

他缓缓步出门外。

在那底下埋着七个人头骨和纪念石碑的花坛前，他垂下头，默默地站着，站着……

1988年7月31日济南